

聖經中人與自然的關係

杜敬一¹

本文檢視聖經中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一些文本。首先由創一～二中，探其上主的作為與以色列民族在救贖歷史上的新使命。次由聖詠集的一些篇章，傳達以色列與天主、以色列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願景。繼而在中保的啓示中，進入耶穌的教導，以及聖保祿的傳承教誨。簡言之，唯有不斷地專心事主，委身與承諾，尤其是對節制的追求，能帶來對事物的情感超脫；而這一切的基礎在於基督及對永生的盼望。這是找到人與自然正確關係的關鍵，也是宇宙中唯一環保的生活方式。

前言

閱讀聖經一般有兩大原則：一是嘗試理解經文中的教義，另一是試著理解文章寫成時的歷史背景。這兩大原則都需遵循，以免受到文本字面上的影響，而忽略其背後的時代意義，以致犯下誤解的風險。此外，對基督徒而言，尚有一讀經原則，即以新約來解釋舊約；它從耶穌本人及祂所啓示的開始，到宗徒們的理解和傳遞，再到初期基督徒團體及隨後的教會傳統，如此一脈相承地探究並研讀聖經。

¹ 本文作者：杜敬一神父，義大利籍聖方濟會沙勿略會士，義大利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，輔仁聖博敏神學院（輔神）聖經神學博士，現於輔神教授新舊約聖經。

借助上述的讀經原則，本文將檢視聖經中關於「人與自然關係」的一些文本：舊約將以《創世紀》的前兩章和《聖詠集》的一些文本為主；新約則採《瑪竇福音》第六章與聖保祿書信中的一些段落。期望藉由聖經的啓示，能為人與自然建立起健全及合乎上主心意的關係。

一、《創世紀》第一～二章

很多人認為這兩章非常重要；然而，許多讀者只看內容，並不試圖了解作者在寫下這些文章時的歷史背景，例如他們在當時所面臨的問題，以及他們所提出的希望。

學者認為，《創世紀》第一章寫於巴比倫流放時期（主前第六世紀）。作者使用了早期的傳統，而這些傳統也來自他們居於流放地的民族文化遺產。作者將它們用於自己的寫作目的。此外，這份文本進行了多年的編輯工作，得到了許多補充與校正。

或許，《創世紀》的作者若還活著，他們會用最新的科學發現來肯定他們對以色列之主——世界的創造者——的信仰。那時，他們採用了巴比倫的神話，那些神話在該文化中被認為是真實的和科學的；而巴比倫人當時的確擁有非常先進的天文研究，以及灌溉與耕作技術的相關知識。

在創一中，我們看到天主用祂的話創造世界。作者清楚地指出，在宇宙的起源，天主是有選擇的。因此，天主具有位格性，祂無所不能，而宇宙萬物是祂所選擇的果實。反過來說，天主的這一選擇，一方面有著神秘、深不可測的起源（在這裡，

我們學習聖經所特有的超越性想法)，從而彰顯了天主的神聖性；另一方面，天主的選擇也是有目的的，創一的文本幫助讀者發現這個目的。

天主的作工有二：一是「分裂/分離」，二是「繁殖/倍增」。祂是神聖的、分離的、深不可測的；祂是生命的賜予者，祂希望生活圓滿；祂給予祝福。在此前提下，天主的分離工作中，有兩大非常重要的要素：

✧ 晝與夜的分離，這產生了時間；

✧ 海洋和旱地（希伯來語：「yabbashah」，創一9 TM）的分離。

旱地（yabbashah）一詞，已在陳述過紅海這事蹟中被使用過（出十四 21：「...使海底成為乾地...」），這是當天主創造了以色列、賦予它生命以作為自己的子民之時所實現的事。出埃及的經歷，為以色列人提供了理解宇宙意義的關鍵：為了賦予以色列生命，天主對風和海下達命令；且不僅是風與海，甚至連整個自然界都一起服從祂的命令。為什麼？因為它們是祂的創造物，天主創造了世界。

至於天主在繁殖上的成果，則有太陽和月亮的創造。太陽和月亮有管理時間和季節的任務。與此同時，更有人類的創造。在這個創造工程中，有一個關乎生育功能的分裂，即男性和女性的分別，以及管理受造界的任務。人類與日月星辰的這種平行關係，也說明了人類對萬物必須行使什麼樣的主宰權。這種主宰權，源於與造物主之計畫的明確關係，這是文本尚未揭示的計畫。所以，人類的主宰性，不能用其他神明的力量來衡量，

也不能用自己國家的力量來衡量。

受造物樣樣是「好的」；人類得到「祝福」，因此被置於更高的層次；但天主只將星期六這一天「祝聖/聖化」。在創一中，創造工程的目的不是人，而是星期六，即第七日。

「第七日」是天主與所有受造物一起休息的神聖時間（也是地點）。在此「時間的聖地」中，天主與其宇宙萬物之間的親密共融，是七日創世工程所趨向的目標。這也說明，人類行動的目的不是實現自己的力量，而是要與天主一同「休息」²。安息日的休息命令，與天主創造之後的休息密切相關（參：出廿 8~11）。

在創二中，創造的中心是人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是男人與女人之間的共融。天主的第一個工作是塑造人。爲了人，天主種植了伊甸園，即「樂園」（paradise；希臘語：παράδεισον，見：創二 8）。人在那裡工作，從而與創造樂園的天主合作。人也給萬物命名，從而表達他的認識能力（由此可見，人甚至在犯罪之前，就已經有知識了），並總在認識天主的親密共融之中，治理萬物。

最後，在創造的頂峰，男人體驗與配偶女人的共融，這是人與天主共融的記號。這是具有同等尊嚴的兩個人之間的交流，它超越了主宰者與萬物的關係。的確，這段文字說了一些非同尋常的事實：

爲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爲一體。（創二 24）

² 亦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233~237 號。

男人與女人——家庭中的唯一伴侶，在選擇彼此之前，已互相認識——之間的共融，超越原生家庭的歸屬，服從傳統。創二以人類自由為中心，朝向未來，且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願景。

因此，《創世紀》的前兩章，有兩處高峰，以作為創造的目的和意義：一是祭祀、崇拜、讚美、人類與天主共融的禮儀關係（創一）；二是人類內部的配偶共融關係，所有受造物都彷彿因愛而顯聖容（見《雅歌》）。

如果我們考慮其闡述的歷史背景，這一願景就會獲得新的、甚至更豐富的啟示。

流放，是一個民族政治和文化主權的喪失，是一個民族、民族傳統和文化喪失前的痛苦時刻。對於俘虜的以色列來說，也是一樣。然而，耶肋米亞先知（也許還有在他之前的歐瑟亞先知，見歐十四 5-9）帶來了一個難以置信的希望：那些被驅逐到亞述（主前 721 年撒瑪利亞被毀滅之後）的人，將會回來（耶三十 3）。幾年後，耶肋米亞寫信給主前 598 年第一次流放到巴比倫的流亡者：

你們應建築房屋居住，種植田園，吃田園的出產；自己娶妻，生養兒女，也給自己的子女娶妻擇夫，生養兒女；在那裏繁殖，不要減少。在我令你們流徙所到的城裏，你們應尋求當地的平安，為當地祈禱上主，因為你們的幸福是有賴於當地的安寧。（耶廿九 5-7）

這些話的迴聲可在創一～二的故事中找到。第二依撒意亞宣告同樣的希望：

上主這樣說：——祂曾在海中開了一條路，在怒潮中開

了一條道；曾使車、馬、軍隊和將領一同前來，使他們沉沒，再未浮起，他們遂被消滅，像燈心一樣被熄滅——你們不必追念古代的事，也不必回憶過去的事！看哪！我要行一件新事，如今即要發生，你們不知道嗎？看哪！我要在荒野中開闢道路，在沙漠裏開掘河流。田野間的走獸、豺狼和駝鳥都要讚美我，因為我在曠野中使水湧出，在沙漠裏使河流成渠，為賜給我揀選的百姓喝；就是我為自己所造化的人民，好叫他們講述我的榮耀。（依四三 16~21）

流放歸來，就像一次新的出谷紀，是天主無限的大能帶來的。這將是一個新的創造。這些流放時期的文本，有助於理解《創世紀》第一章作者的意向。他們想給人民帶來希望，並為此表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比起摧毀耶路撒冷的巴比倫眾神，還要強大無限。祂能夠重新創造祂的選民，因為整個宇宙都在祂的手中。

同時，在創一中，作者已經指出了以色列人民，在全球人類背景下將具有的新意義、新使命。俘虜的經驗睜開了以色列人的眼睛；他們看到周圍的人民更強大，文化更先進。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問自己，他們在其中的職責是哪一種的。他們不再擁有政治獨立，無法夢想重新恢復自己的主權。他們是山區的一個小社會，遠離貿易路線，經濟增長的希望很小。此時，司祭，其中包括厄則克耳先知，指明了以色列的新道路：他們將成為人類的司祭，將萬民的祈禱和奉獻帶到天主面前。以色列子民將使來自聖殿的天主，祝福、降臨在所有民族身上。

創一～二文本的作者，生活在他們所寫的內容中：他們生活在民族新創造的希望中；他們從流放的灰燼中，生活在救贖歷史上的新使命中。

二、《聖詠集》的一些篇章

《聖詠集》是以色列聖殿禮儀的一部分，與歷史事件的關係不太密切。這些詩歌傳達了以色列與天主之間、以色列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願景，這種關係更為普遍而大眾化，並且超越了具體的歷史事件。

詠一三五 / 一三六

這首詩被稱為偉大的「Hallel」——偉大的讚美。它講述了創造和拯救的多方面事件，作為天主唯一和永恆忠誠之愛的體現。創世是這個故事的開始，出埃及的解放是它的中心。令人驚訝的是，這篇聖詠的最後一部分談到日常生活、在田間工作、收穫果實：「祂給一切的生靈供食品，因為祂的仁慈永遠常存」（詠一三六 25）。詩人在大自然的生命中，在使人和動物得以生存的果實中，看到救恩歷史的不斷實現。

在以色列的歷史之初，他們生活在迦南城邦邊緣的時代中，逐漸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；以色列人慢慢變成久坐不動的游牧民族。他們經常僱傭自己人作為僱傭兵（參：《民長紀》九章）。那時，他們知道上主是他們祖先的神，也是萬軍之神，是拯救以色列軍隊的神，能使以色列在戰鬥中得勝。

然而，當以色列人獻身於農業時，他們問自己：我們的天

主能幫助我們耕種田地嗎？祂知道如何在正確的時間，以正確的雨量降雨嗎？祂知道如何在田間使種子發芽嗎？向迦南農民的神巴耳祈禱不是更好嗎？厄里亞已經給了答案：天主控制雨水，叫全地乾旱；巴耳無法阻止它（列上十八）。《聖詠》第一三六篇與《申命記》廿六 1~11 重複了這一點。天主透過土地的恩賜，不斷地拯救祂的百姓，這些恩賜起源於祂。大自然的生命是一種持續的創造，是天主對以色列之愛的不斷實現。

詠十八 / 十九

《聖詠》第十九篇可以分為兩部分。第一部分（詠十九 2~7）表明所有的自然萬有都在說話：它們講述了天主的榮耀，感謝並讚美祂（詠十九 2~5a）。一切皆言；而此言亦適用於人。因此，這些經文說出了對人類的召叫：向一切受造物提供表達感激和讚美上主之言。在創造的中心有一個英雄：即太陽（詠十九 5b~7）。太陽快樂地在整個天空中穿行。

這首聖詠的第二部分（詠十九 8~15），作者展示了另一個屬靈的天空：上主的法律。天主的法律是完美的，並賦予生命，就像受造物所呈現的一樣。在此法律的屬靈天空裡，也有一個太陽：這太陽就是能夠按照法律而行，獲得豐盛生命的人。然而，與太陽不同，人能夠違背主的命令。所以人禱告：

上主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！願我口中的話，並願我心中的思慮，常在你前蒙受悅納！（詠十九 15）

這首聖詠與許多其他聖詠一起，提供了一個明確的願景：

生命的意義在於發現、沉思、以天主的工作為樂，並感謝和讚美祂。³ 天主創造了整個宇宙，以在救贖歷史中彰顯自己，將祂的法律賜給人類。人類可以遵守法律，生活在讚美中，將他們不斷從祂那裡得到的一切都歸還給天主。根據聖經，萬物和其中的人類成為一個詞：「阿肋路亞」。在此情況下，生育能力、對人類及其生命的神聖祝福，意義為何？

詠一四三 / 一四四 12~15

這首聖詠的最後一部分，是對社會各階層繁榮的要求：人民的生育和健康；經濟近期繁榮，五穀豐登，牲畜眾多；與鄰國和平相處；沒有悲傷和不幸。而結論是：「身逢這些福樂的百姓，真是有福，認上主為天主的人民，真是有福！」（詠一四四 15）將繁榮和屬於天主兩個祝福並列，可以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；無論如何，很明顯它們是相互關聯的。若無天主，繁榮就沒有幸福。天主是善，是一切善的源頭。沒有祂就沒有好處：

我對天主說：「唯有你是我的上主，唯有你是我的幸福。」對地上所有的聖族，我心是如何地傾慕！歸依其他神祇的人們，他們的苦楚必然累增；我決不向他們行奠血之祭，他們的名號，我口決不提起。（詠十六 2~4）

三、舊約與新約之間：中保的啓示

在啓示的發展過程中，當耶穌以其位格啓示了自己高於整

³ 亦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238~240 號。

個以色列、作為天人之間確鑿的中保（若六 48~51）之前，舊約時代顯示了選民在天主和人類之間具有中保的功能。因而在舊約中，以色列的生活和繁榮具有絕對的神學重要性。選民必須捍衛自己的存在，甚至在必要時對敵人使用暴力（神聖的暴力）。繁榮是天主不斷選擇其子民、保護並給予他們一切好處的標誌。

耶穌的降臨標誌著這種關係的決定性發展。耶穌表明祂與天父的關係優於整個選民與祂的關係。在祂身上、因著祂的臨在，選民的揀選達到了它的實現：從選民中被揀選的耶穌，是祂兄弟中唯一受傅油的（撒十一 13；詠四四 / 四五 8）。任何想要參與祂與天父關係的人都必須相信耶穌。只有這樣，他才能得到永生；只有這樣，人才能戰勝死亡。連以色列子民也是死亡的受害者，因此，他們並不能為天主與人類之間的中保。

當耶穌的生命受到威脅時，祂有權也有能力為自己辯護（瑪廿六 53~54）。但就祂自己和祂對天父無限的愛而言，祂是中保，無論是暴力還是死亡都無法摧毀祂。祂，「以色列的榮耀」（路二 32）的祂，在自己的位格奧秘中，一方面是唯一且難以接近的中保，另一方面祂在自己身上為那些相信祂的人開闢了通往天父的新道路。

所以，弟兄們！我們既然懷著大膽的信心，靠著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殿，即進入由祂給我們開創的一條又新又活，通過帳幔，即祂肉身的道路。（希十 19~20）

所有的人，不分種族和文化（迦三 28；哥三 11；羅一 14）都可以藉著祂升到天主那裡。

隨著耶穌的降臨，獲得救恩成了一種總是可以得到的屬靈事件，只要他願意。它不再依賴、也不再與任何人類措施相關聯。不僅與種族、社會或文化狀況無關，而且繁榮和喜樂也無法親近天主。天主不需要這些東西來親近人，因為祂已經在基督的寶血裡親近了他們（弗二 13）。貧窮、痛苦、迫害也是如此：它們不會與天主分離。它們並不是背離祂的跡象，相反：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我們勝過得勝」（羅八 37）。現在，「無論是死亡，是生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權者，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，是有權能者，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，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，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，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」（羅八 39）。

歷史上對更美好未來的希望，即以色列對天主介入祂的王國所培養的希望，已經實現了。信徒已經享受了聖神，與耶穌和父完全的共融（格後一 21-22；弗一 13-14）。他們所等待的，只是他們已經擁有的幸福的完全顯現。聖保祿說：「但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他們身上，作為榜樣，它們是為我們的忠告而寫的，對我們來說，末日已經到來」（格前十 11）。

與大自然的關係改變了。信徒生活在盼望中，以某種方式幫助大自然——他們是其中的一部分——克服敗壞，並進入天主兒女的榮耀（羅八 20-21）⁴。在這個新的基礎上，承諾照顧某人的生計、生活和社會生活，其重要性為何？耶穌在山中聖訓的

⁴ 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217 號。除了「內心的深度悔改」外，教宗還提到一種「生態皈依」的需要。

教導以及保祿的一些指示，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清晰的、雖然令人不安的答案。

四、《瑪竇福音》中耶穌的教導（瑪六 19~34）

耶穌邀請大家積攢財寶，但不是地上的財寶，只有身體才能看到和享受的財富；祂邀請囤積天上的寶物，雖然祂未明說天上的寶物為何。然而，一個結論是明確的：如果有人把財寶積在天上，他的心也會在天上（瑪六 19~21）。⁵ 保祿附和這些話。

在積極方面，保祿說：

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，就該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裡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。你們該思念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，因為你們已經死了，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了；當基督，我們的生命顯現時，那時，你們也要與祂一同出現在光榮之中。（哥三 1~4）

消極方面，保祿說：

弟兄們！你們要一同效法我，也要注意那些按我們的表樣生活行動的人，因為有許多人，我曾多次對你們說過，如今再含淚對你們說：他們行事為人，是基督十字架的敵人；他們的結局是喪亡，他們的天主是肚腹，以羞辱為光榮，只思念地上的事。至於我們，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，

⁵ 關於耶穌的教導，教宗強調耶穌對自然的嚴管，復活耶穌在大自然的臨在，見：《願祢受讚頌》97~100 號；「祂曾默觀和讚嘆的花草雀鳥，如今充滿著祂光芒四射的臨在」（《願祢受讚頌》100 號）。

我們等待主耶穌基督我們的救主從那裏降來... (斐三 17~20)

耶穌繼續提出一個強有力的選擇：不可能同時事奉天主，又事奉財富 (瑪六 24)。道理很清楚：事奉天主就是給予，全心全意地將自己獻給祂，並按照祂的旨意將自己獻給自己的弟兄姊妹。反之，事奉財富意味著無止境的積累。哈巴谷先知說：

的確，財物使人失信，使人驕傲，不能仗人安息；它張開自己像陰府的咽喉，又如不知饜足的死亡，聚集萬民，匯合列國，歸屬自己。禍哉，那以血債建造城市，以邪惡建立城鎮的人！這豈不要出於萬軍上主的意願：列國只為火而勤勞，萬民辛苦只是一場空？因為大地要充滿對上主光榮的知識，就如水充滿海洋。(哈二 5、12~14)

耶穌從這個原則推导出「不要憂慮」的勸勉：無須為生命、食物、衣服，最後是未來而憂慮。⁶ 為了給這個勸誡提供一個理由，耶穌邀請我們觀察大自然：天空的飛鳥和田間的百合花，它們與所有眾生一起，由天父餵養和穿衣；如果人類更有價值，天父就會越關心他們。耶穌邀請我們工作（甚至鳥兒也在尋找食物），為我們自己的生活負責，但不必擔心，相反，首先要尋求天主的國度和祂的義德。

這些勸勉完全翻轉了舊約。在舊約中，天主祝福的衡量標準是人類的福祉。只需閱讀真福八端 (瑪五 3~12) 即可看到這一點。現在人類的幸福是屬靈的，它不在於身體感官或智力知識

⁶ 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226 號。

的滿足，而在於精神上的關係，此關係包括身體和靈魂。精神上的幸福不需要太多的身體或智力上的幸福；事實上，它甚至可以在苦難（格後十二 5~10）和迫害中出現：

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，反覺高興，因為這樣我可為基督的身體——教會，補充基督苦難在我的肉身上所欠缺的。

（哥一 24）

這種精神交託，與物質生活、獲取食物的需要，以及所有其他生活必需品，彼此間的關係為何？

五、來自聖保祿書信的教導

弟前六 6~10：

的確，虔敬是一種獲利的富源，但應有知足的心，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界上，同樣也不能帶走什麼，只要我們有吃有穿，就當知足。至於那些想望致富的人，卻陷於誘惑，墮入羅網和許多背理有害的慾望中，這慾望叫人沉溺於敗壞和滅亡中，因為貪愛錢財乃萬惡的根源；有些人曾因貪求錢財而離棄了信德，使自己受了許多刺心的痛苦。

某種程度上，保祿在這段經文中解釋了耶穌的話。如果真正的財富是精神上的，如果幸福來自與天主和兄弟姐妹的結合，那麼身體就不需要太多東西，而只需必要的物品。然而，正如保祿所說，許多人利用宗教來謀取物質利益：傳統宗教中，當一個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到他想要的東西時，他會尋求神

的幫助，並承諾：如果神明幫助他，就會給神明一些回報。

鐸二 11~13：

的確，天主救眾人的恩寵已經出現，教導我們棄絕不虔敬的生活，和世俗的貪慾，有節制，公正地、虔敬地在今世生活，期待所希望的幸福，和我們偉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穌基督光榮的顯現。

由天而降的恩寵，給大地開啓了天上之門。這就是為什麼保祿勸勉我們不要貪戀地上的事物，而要遇見上主。在這裡，節制的邀請再次回歸。⁷ 或許我們可以說，我們需要向動物學習。通常，動物會為他們自己的即時需要，取得必要的東西。蜜蜂從花中吸取花蜜而不會損壞它們。這同樣適用於傳統文化：傳統文化知道如何在不破壞大自然的情況下使用自然，以便大自然繼續生產人所需的東西。

保祿接受耶穌的教導，強調此教導的起源和目的。此教導的起源，在於成為人的耶穌，祂救贖每個人脫離罪惡和死亡；現在每個人都屬於祂，即使他們不知道或不想要。因為「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给了我」（瑪廿八 18），而耶穌無條件地屬於每一個人，祂使自己成為每一個人的僕人，為每一個人交付了自己（迦二 20）。這種愛的互惠，就是宇宙的法則，終於體現出來了。而此教導的目的，是期待有福的盼望，這種期待需要所有的承諾、警惕、堅持和愛的準備（瑪廿五 1~13；路廿一 36）。

⁷ 關於節制，《願祢受讚頌》222~227 號提供一些豐富的教導。

格前第七章

保祿告誡格林多的基督徒，不要試圖改變他們在接受信仰召喚時所處的狀況。現在重要的是屬於基督。他勸勉他們，要以專一的心事奉主，以超然的態度對待世上的財物，「享用這世界的，要像不享用的，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」（格前七 31）。

初期基督徒團體並非生活在有利的社會文化環境中，相反，它一直處於迫害之中：

若是你們屬於世界，世界必喜愛你們，有如屬於自己的人；但因你們不屬於世界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，為此，世界才恨你們。（若十五 19）

然而，初期的信徒並不懷有生活在更好環境中的希望。他們尋求與基督聯合，並以互愛的方式面對緊急情況：「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，凡各人所有的，沒有人說是自己的，都歸公用」（宗四 32）。屬靈的共融帶來了財物的分享，感覺天底下的一切，都屬於天下一家：天下為公。但這一切只有在基督的名和聖神中才有可能。因此，在新約中，對於尋找塵世的財富，試圖攀登社會階梯，變得強大，享受更精緻的快樂，是沒有空間的。在這一點上，若望和雅各是專斷的。若望說：

你們不要愛世界，也不要愛世界上的事；誰若愛世界，天父的愛就不在他內。原來世界上的一切：肉身的貪慾，眼目的貪慾，以及人生的驕奢，都不是出於父，而是出於世界。這世界和它的貪慾都要過去；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，卻永遠存在。（若壹二 15~17）

而雅各伯宗徒則確認：

你們中間的戰爭是從那裏來的？爭端是從那裏來的？豈不是從你們肢體中戰鬥的私慾來的嗎？你們貪戀，若得不到，於是便要兇殺；你們嫉妒，若不能獲得，於是就要爭鬥，起來交戰。你們得不到，是因為你們不求；你們求而不得，是因為你們求的不當，想要浪費在你們的淫樂中。淫亂的人啊！你們不知道：與世俗友好，就是與天主為仇嗎？所以誰若願意作世俗的朋友，就成了天主的仇敵。（雅四 1~4）

這些文本對創一 28 提供了絕對明確的解釋。受造物的意義，就是參與基督徒向使他們成聖的主所做的全部奉獻（羅十二 1），這是阿肋路亞的連續歌曲：

所以我們應藉著耶穌，時常給天主奉獻讚頌的祭獻，就是獻上我們嘴唇的佳果，頌揚祂的聖名。（希十三 15）

不幸的是，在西方歷史上，一種來源不明的趨勢，並非根據舊約和新約的意向，而使用了創一 28，目的在於為獲得人類（其中一些人而已）的絕對力量，為了得到一個在物質領域中，不可臻至無限的進步。事實上，無限的進步唯有在屬靈領域才有可能。

尋求人的力量，導致毀滅和死亡。在舊約中，耶肋米亞已經看到了對天主的不忠與萬物的毀滅之間的關聯（耶四 22~28）。在耶肋米亞之前，在起初，天主因人的敗壞，將受造物帶回了混沌之中，只救了諾厄。新約中也有同樣的想法。在《默示錄》

中，與埃及的瘟疫（出七 14~十二 30）並行地，天主發出懲罰，逐漸摧毀萬有。生態災難是人性惡果。但人類雖然在這些懲罰下受苦，卻沒有皈依：

可是，其餘沒有被災害殺死的人，仍然沒有悔改，離開祂們手所作的，仍舊去崇拜邪魔和那看不見，聽不見，走不動的金、銀、銅、石、木神像；他們也沒有悔改，放棄各種兇殺、邪術、姦淫和偷竊。（默九 20~21）

新約建議每一個信徒，把自己全部委身，放在尋求上主。用聖保祿的話來說：

我說這話，是為你們的益處，並不是要設下圈套陷害你們，而只是為叫你們更齊全，得以不斷地專心事主。（格前七 35）

不斷地專心事主，這種委身或承諾，會帶來對事物的情感超脫，尤其是對節制的追求。這一切的基礎屬於基督（「主，祢創造我們為了祢自己，而我們的心只有在祢內才能找到平安！」）和永生的希望。有了這些基礎和希望，才有可能過上節制的生活。反過來，節制是找到與自然正確關係的關鍵。有很多關於捍衛自然的討論，但大自然的敵人，就是人類。⁸ 事實上，人類沒有必要保護大自然，只要能做到不攻擊或破壞它就足夠了。聖經之道，是宇宙中唯一環保的生活方式。

⁸ 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4~6 號。